

草原上的人很少把盼雨挂在嘴上。牧人们只说:“天要给,就接着;天不给,就等着。”

可等也是有讲究的。坐在蒙古包里等,躺在勒勒车上等,骑着马在草甸子上慢慢荡着等。等的时候,草是黄的,风是干的,连天边的云都缩成一小团,像挤干了水的羊肚手巾。这时候你若问一个牧人:“啥时候下雨?”他会眯起眼睛望望天,半晌才说:“老天知道。”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可你若细看,他那双被风吹得皴裂的手,正捻着一根芨芨草,捻碎了,又换一根。

我第一次见识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雨,是在7月中旬。那日午后,天气格外闷热,草尖儿都耷拉着,空气里有股燥烘烘的土腥味。我和苏和大叔坐在蒙古包前的阴凉里闲谈,他的女儿其其格在一旁挤牛奶。苏和大叔忽然抽了抽鼻子,说:“丫头,雨要来了。”我抬起头看,天还是蓝得发白,哪里有雨的影子。可不多时,西北边的地平线上便涌起一道灰蒙蒙的雨墙,移动得极快,所过之处,草浪翻涌,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掠过草原。

“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的雨。”苏和大叔站起身,拍了拍袍子上的草屑,“你瞧着吧。”

我瞧着。雨墙越来越近,已经能看清一条条银亮的线,密密地斜织着,从天接到地。风先到了,带着一股腥甜的凉气,把我的头发都吹得竖起来。紧接着,拇指大的雨珠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在蒙古包顶上咚咚作响,打在地上就是一个铜钱大的湿印子,转眼连成一片。我慌忙要往蒙古包里躲,苏和大叔却笑着拉住我:“别急,这头一阵雨,淋淋也好。”于是我就站在旷野里,被第一阵雨浇了个酣畅淋漓。那雨有股莽撞的劲儿,像天河忽然决了口,不管不顾地往下倾泻。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子里,凉丝丝的。

其其格早把奶桶盖好了,站在雨里快乐地转着圈,咯咯地笑;苏和大叔仰着脸,闭着眼,任雨水冲过沟壑纵横的面庞。我忽然觉得,这雨落在草原上和落在别处是不同的。在这里,久旱后的雨是草木和牲畜都在等的水。呼伦贝尔草原的急雨像饱蘸浓墨的狼毫,在天地间猛然挥洒,一笔下去,草原便换了颜色。

那场雨下了一个时辰。雨势虽大,却收得快。雨停时,天边挂起一道彩虹,从这片草甸直跨到天与草原的交汇处。草原上腾起白茫茫的水汽,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得水汽闪闪的。那些原本蔫伏的草只经这一场雨,便挺起了腰杆,叶尖挂着水珠,绿意也鲜亮起来。

苏和大叔蹲下身,用食指蘸了点草叶上的水,放进嘴里咂咂咂,点点头:“好雨。”我问怎么个好法,他笑着说:“你瞧这雨脚,密,却落得匀,每一寸草场都吃上了。”我这才注意到,地面的水正在往下渗。远处几个骑马的

听雨落在草原

□阿润高勒



在苏醒。远处不知哪个牧民唱起长调,浑厚的歌声被湿润的空气托得更远,拖着长长的尾音,在彩虹下飘荡,仿佛把“雨来了、草长了”的喜悦也唱了进去。

我后来在草原上住了一个多月,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雨。有羞答答的夜雨,落在人们睡着的时候,清晨只留下湿透的勒勒车和满草尖的水珠;有顽皮的阵雨,追着羊群跑,羊跑得慢,雨追得也快,忽而又收住;最奇的是一场太阳雨,明明日头亮亮地照着,雨却哗哗地下,每一滴雨珠都在阳光里闪烁。其其格笑说这是“天在筛金粉哩”,我们在那金粉似的雨里跑着跳着,浑身湿透,心里却发热。

真正改变我对于雨的理解的,是8月初的一场连阴雨。那雨下了三天三夜,不大不小,不疾不徐,就那么稳稳当当地落着。起初大家还高兴,苏和

大叔说这是“饱墒雨”,能让草根喝足水。可到第二天,地上开始积水,低洼处成了小水泡子。其其格担忧地望天:“再下,草就要涝了。”他不说话,只是每天早晚各看一次天,那神情,像在等一个迟迟不归的故人。

第三天夜里,雨忽然大了。我躺在蒙古包里,听着雨点从淅淅沥沥变成哗哗啦啦。风也起来了,把蒙古包吹得鼓胀。苏和大叔一夜没睡,披着袍子坐在门口,看着雨水汇成溪流从门前淌过。天亮时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探出头,眼前的草原水连着天,几个草垛露在水上,像海上的小岛。

我们骑马出去查看。往年这时候,草该有齐膝深了,可今年雨来得晚,草才长到小腿肚,又遭了这么一场涝。有些低处的羊圈被冲坏,几只羊羔蜷在泥水里咩咩地叫。其其格跳下马,抱起一只小羊羔,裹进自己的袍襟。苏和大叔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老天生气了?”我小心翼翼地问。苏和大叔摇摇头,指着远处浅水里的一群水鸟。那些鸟从空地踱着步,不时把喙探进水里。“快看,”他说,“水鸟来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积水间果然多了许多生机。他叹了口气:“草是涝了,可水泡子活了。

第二天清晨离开时,草原还在晨露中安睡。苏和大叔送我,其其格把那匹我骑了一个月的枣红马也牵来了,马鬃上还挂着露珠。我翻身上马,回头望去——晨光中的草原绿得发蓝,草尖上的露珠一起闪着光。远处有牧人赶着羊群出圈,羊蹄踏在湿草地上,发出噗噗的轻响。“明年你可还要来呀。”苏和大叔说,“到时候看着草能长多高。”其其格在旁边笑:“要是雨好,草能比马肚子还高。”我策马走了。走出很远再回头,蒙古包已小成白点,只有苏和大叔的身影还立在那里,像一棵雨后的树。马蹄下,被雨水浸润的草原在晨光中舒展。忽然明白,雨落过以后并没有真正离开:它在草叶里流转,在牛羊的皮毛上闪光,也在牧人的歌声里回响。

风从北境吹来,带着水汽。云又在天边聚起。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雨,还在来的路上。

过些天,候鸟也会来。上天关一扇窗门,总要打开一扇窗。”

这话说得朴素,却让人心定。果然,连着出了几天太阳,地上的水退了大半。被水泡过的草并没有全倒下,反而渐渐精神起来,颜色格外深。苏和大叔掐了一根草茎嚼嚼,眼睛亮了,笑眯眯地说:“甜,这雨没白下。”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水泡子。它们像散落在草原上的碎镜子,映着蓝天白云。野鸭、大雁和许多水鸟陆续落下来。其其格每天傍晚都要去水边看鸟,回来时常捧着一把野花——鸢尾花、金莲花、野百合,红的黄的紫的,把雨后的草原点得更亮。

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句子:“芄芃黍苗,阴雨膏之。”写得不正眼前的光景吗? 一个“膏”字,把雨对土地的滋养写得真切:雨落下去,土地丰润起

来,草木也跟着舒展。

呼伦贝尔草原的雨自有它的性情,它没有江南杏花雨的绵密,亦无西北骤雨的仓促。草原的雨带着草腥味和泥土气,时而痛快,时而绵长。它能喂养草木,也可能带来涝害,却始终参与着草原一年的生长与轮回。那些水泡子后来慢慢退去,水分留在土壤里,等待草木继续生长。

离开草原的前一天,又下了一场雨。这次是黄昏时分来的,西边的天还亮着,东边乌云却黑沉沉地压过来。雨就在明暗交错中落下,半边草原淋雨,半边草原沐光。其其格指着雨幕里若隐若现的绿意说:“你快看,地气。”雨水落在茂盛的草上腾起薄雾,被斜阳一照,便有了翡翠般的光泽。

苏和大叔在暮色中站了很久,忽然唱起长调:雨落在草原上,草根喝足了水,羊群有了口粮,草地也把阳光珍藏起来。那调子苍凉又温暖,和着雨声风声,在暮色中传得很远。几只归巢的鸟从雨幕中穿过,翅膀上的水珠落在我的脸上,凉凉的。

夜里雨停了。我走出蒙古包,看见满天繁星像被水洗过一样,又大又亮。地上还有水洼,每一洼里都盛着一片星空。我忽然明白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另一种意味——雨后的草原上,天在头顶,也落在脚下的水光里。那一刻,草、雨、星空和人的心绪仿佛连在了一起。

第二天清晨离开时,草原还在晨露中安睡。苏和大叔送我,其其格把那匹我骑了一个月的枣红马也牵来了,马鬃上还挂着露珠。我翻身上马,回头望去——晨光中的草原绿得发蓝,草尖上的露珠一起闪着光。远处有牧人赶着羊群出圈,羊

蹄踏在湿草地上,发出噗噗的轻响。“明年你可还要来呀。”苏和大叔说,“到时候看着草能长多高。”其其格在旁边笑:“要是雨好,草能比马肚子还高。”我策马走了。走出很远再回头,蒙古包已小成白点,只有苏和大叔的身影还立在那里,像一棵雨后的树。马蹄下,被雨水浸润的草原在晨光中舒展。忽然明白,雨落过以后并没有真正离开:它在草叶里流转,在牛羊的皮毛上闪光,也在牧人的歌声里回响。

风从北境吹来,带着水汽。云又在天边聚起。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雨,还在来的路上。

怀念絮语

耐劳,只做不说,自有一股倔劲,也有一份温良。

黄慎喜欢画牛,大概也因为牛与百姓生活贴得近。

《牧牛图》上,大水牛缓缓而行,一个调皮的牧童反坐牛背,忽起一阵风,帽子被吹走,牧童急伸双手去抢。这个“风吹帽落”的瞬间,轻松诙谐。黄慎笔下的牛,总把日子带回一种缓慢、自在的节奏。

有时候,我也想借一头牛,吹着柔软的风,去旷野里溜达。累了,就伏在牛背上眯一会儿。

在一个古村落,我见过一位老人牵牛到溪边饮水。老人慢慢走,牛甩着尾巴跟在后面。恍惚之间,仿佛黄慎画里的牛和它的主人穿越时空走来了。

黄慎另有《牛角挂书图》,书卷与牛相伴,又添了一层闲适。酒、书、牛背,在画里都不是宏大事物,却有寻常日子的真趣。

读黄慎画里的牛,像撞见数百年前的一份松弛。所谓自在,不只是醉后在牛背上酣睡,更是忙乱生活里,仍能给自己留一点从容。

蘑菇香

□那木拉

入伏以后,烟雨漫过查干朝鲁台绿意盎然的田野,默默滋养着村庄后方的松林。一场透雨褪去暑热,湿润的林间,厚密的松针铺满草地,空气里萦绕着菌丝与松叶交融的清润气息。

采蘑菇,是查干朝鲁台人刻在夏日里的乡野习俗。雨歇天晴,待到几缕阳光洒落,村里人便知晓,后山松林的蘑菇已然破土而出。晨光微亮,村庄悄然苏醒,邻里乡亲结伴进山,手提竹篮、布袋,肩挎柳筐,奔赴这场山野盛宴。

走入松林,经雨水浸润的草地绵软温润,宛若绒毯。雨露滋养之下,各色蘑菇竞相萌发,错落藏于松针之下、树根之旁,为幽深林地缀满生机。金黄的黄蘑、圆润的伞蘑、白嫩的鸡腿蘑,品类繁多的山野珍菇蓬勃生长,让整片松林浸满清甜湿润的蘑菇香。

整个夏秋时节,后山松林始终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林间错落停放着摩托车、电动三轮车、老式毛驴车、小汽车,新旧交通工具相映成趣,衬得这场山野拾珍,愈发热闹非凡。村中农妇、闲暇乡人、放假学生、返乡游子齐聚林间,各寻其乐,各有所得。

林间率先展露生机的,是一簇簇黄蘑。黄蘑菌盖金黄饱满,表层温润轻薄,缀着晶莹晨露,触感清凉顺滑,裹挟着泥土与松林的自然鲜香,沁人心脾。黄蘑喜湿耐雨,雨水越是充沛,长势越是繁茂,一棵树下常会环绕层层蘑菇圈,俯身即拾。

黄蘑水分充盈,却极难储存。儿时记忆里,母亲采回鲜蘑,细细清理干净,整齐码放在盖帘上晾晒,盼着烈日快速收干水汽。可盛夏天气无常,骤晴骤雨,连绵阴雾笼罩村落,露天晾晒的鲜蘑难见日照,极易腐烂变质,数日辛劳常常付诸东流。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将剩余鲜蘑菇铺在热炕上烘干,满屋菌香袅袅。

近两年,有些人家添置了新式蘑菇

林海之上,鸟鸣悠长

(组诗)

□冰鑫

布谷鸟
在大兴安岭,你叫一声我走一步 一步一步,走近我们曾经的相约 每一棵树,每一声鸣叫 都婉转成一块石头的心事 不哭,不哭。我们隔着千沟万壑 隔着一世的风和红氍带 那些许过的愿,那悠扬的箫声 悠长在我走向你的木板路上 一阶一阶。一片羽毛
飞翔,遥望 木栏杆上的印记,枝丫间的跳跃 回眸吗? 回眸吧 红叶和绿叶,也站在枝上

花尾榛鸡
壁石上的刻纹,藏着我千年前的幻想 你飞来,我坐下 伸出手,确识别离时的暗语 云和云对望,我和你对望 思念跳起,期盼跳动 在盘旋的小径上,奔赴那时的年少 鸣唱声声,微笑浅浅

约吧,约吧
约吧,约吧。山很高,林很阔 你很美。我在最高的牵念里等你 最高的山峰,最高的爱 落满山脊。山脊的风吹过半夏 斑纹彩衣,开成霓裳的花 也开成希望,在轮回里脉脉含情
一棵落叶松,站成了绝世风情 你舒展绰约风姿,舞动成永恒 舞一曲吧,舞一世吧 一跳一跳间,天空铺开辽阔的幕布 蓝天下的牵手,空间里的驻足 百尺之上,树木都低下了头

烘烤设备,彻底告别了蘑菇腐烂损耗的窘境,山野馈赠得以长时间保存。

进山采蘑的乡人,心境各不相同。务实之人专心采拾,换来家用补贴;偏爱山珍之人,只求捡拾些许鲜蘑,细品夏日独有的山野之味;也有人专挑品相完好的优质蘑菇,细心储存,逢年过节当作心意赠予亲友。

更多村民进山,无关收成,只为休闲消遣。盛夏田间劳作暂歇,采蘑菇便成了最惬意的乡野闲趣。人们悠然穿梭林间,遇蘑菇则俯身捡拾,无获便缓步漫游。清风徐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呼吸山野洁净空气,静看林间光影摇曳,细听枝头鸟雀啁啾,便是最治愈的休闲时光。

秋风初起,林间黄蘑渐渐减少,珍稀的红蘑悄然登场。红蘑菌盖殷红厚实,肉质坚实细嫩,是经典名菜小鸡炖蘑菇的绝佳食材。红蘑素来稀少,往往寻遍整片山林,仅能觅得零星几朵。红蘑习性独特,即便久旱无雨,几阵风拂过便会悄然露头。

物以稀为贵,村民皆视红蘑为珍宝,采摘时小心翼翼,生怕碰损菌盖、破坏品相。烘干后的红蘑色泽红润、香气醇厚。捡拾红蘑,也成了村里人夏秋时节最期待的乐事,每一次收获,都能带来满心欢喜。

林间采蘑,趣事纷呈。有人破晓进山,傍晚满载而归;有人姗姗来迟,遇上人潮涌动的热闹光景;有人眼尖心细,总能寻得旁人忽略的隐秘菌菇。山林间的欢声笑语、偶遇之喜、落空小憾,交织成乡土最鲜活生动的烟火图景。

对查干朝鲁台人而言,采蘑菇是人与山野最温柔的相逢。一季风雨,一片松林,一筐鲜菇,藏着农人最朴素的知足与快乐。

岁岁年年,缕缕不散的蘑菇香,静默见证着乡村生活的变迁,珍藏着一方乡土生生不息的温暖与欢喜。

乡土炊烟

你的心声,随涧溪流向远方
飞过往昔,那一句承诺 那一声无悔,就停靠在岸边 多么漂亮的翅膀,多么真切的一见
石上的苔痕,藏着寂寞和孤独 松针落下的声音,会惊醒相会的问候 盛装,回望。山和山相望 林海在风中徜徉 爱里的美好与纯洁,守着你我的善缘
白枕鹤
以哈拉哈河为媒,我来寻找白枕鹤 这吉祥的鸟,优雅地栖居在阿尔山深处 山的巍峨,就是情的巍峨 抬头一望,望见你飞越峰巅的欢悦

白枕鹤
以哈拉哈河为媒,我来寻找白枕鹤 这吉祥的鸟,优雅地栖居在阿尔山深处 山的巍峨,就是情的巍峨 抬头一望,望见你飞越峰巅的欢悦
壁立的峰,壁立的石 古老的树在远眺。你落在溪边 正舒展一路的眺望。我的长发 你的长巾,飘在故事的高处
脚下的落叶,堆满泥土的清香 多情的眼眸,落在晨光里 芦苇荡,荡开了私语 摇啊摇,摇动着心底的波涛 在山门外,开启新一轮的传说

诗星空

北国风光

BEIGUOFENGGUANG



草原秋韵

白英 摄